

史

記

大宛列傳卷之三

史記一百三十三

索隱曰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在西域中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諸告

也辛不深九焉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

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郎國亦名蘇對沙郎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表反見自

張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為郎

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曰月氏音支按在

涼其肅瓜陟等州本月氏國之地

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

漢書云本居敦煌所連間是也

器罍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立盟以月氏遁

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

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

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索隱曰更音羹騫以

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或甘

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

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

其姓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曰謂匈奴得之傳詣單于

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

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

匈奴中無妻騫因其國匈奴月氏西數十日至大

宛大宛使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之欲何之

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

送我誠得至 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

為然遺馬曰謂大宛為發導繹抵康天系隱曰發

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

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拈地志云康居國京西一萬六

百里其西北可二千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

里南奄然酒國也於媽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

隱曰索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

既臣大夏而居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

為之伴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

在媽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騫從月氏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

領要契。索隱

曰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

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云不得其要

害然願是其意於

留歲餘還並南山

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

文字為疏者也

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

面山東出金城

欲從羌中歸

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

與漢南山屬焉

方欲從犬東歸從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年朔三

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竊與胡妻及堂

邑父俱亡歸漢漢拜竊為太中大夫堂邑公為奉使君

索隱曰堂邑竊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父之官號也

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竊行時百餘人去十

三歲呼二人得還竊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夏康居

而傳聞其率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

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

蒲陶酒多等焉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焉

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下與交生駒汗血

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

瘠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

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焉獫狁東則扞罕于寘徐廣曰漢紀

于寘三百里○索隱曰扞罕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罕也則拘彌

典并罕同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

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

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

山為中國河姑地志云蒲昌海一名陶澤一名鹽澤一

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王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源一出於崑崙山一出於賓山海經云

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注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不至於崑

山于賓國復分流故出合而東注仙澤已而復行橫石

為中國河仙澤即蓋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賓

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黃志云蒲昌海在蒲

東也類海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正義曰二國名是

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

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餘夷曰隨畜與匈奴

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

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奴

奄蔡

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閼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高牧水草故時

羈屬康居也

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

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

正義曰萬里東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休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

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皮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珠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東秦國傳云外國播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在大宛西可二千里

張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 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

後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

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祁連山以西

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焉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

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瑩國西行三千六百

里至罽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千羅國九百六十

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

東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鴨水土著以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在大月氏西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

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

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云

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華旁

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

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

日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

犂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

璚珀琉璃瑯琊環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

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

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焉海中

斯調州上有木冬月性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

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完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流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載其公私官室為重至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黑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為獸所食其膺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辟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六如心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鵠所食大秦助之即焦僥國其人條枝國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穴居也條枝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代以還莫有至條枝者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

耕田田稻有大鳥如甕

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椰子犀牛角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

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為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
雀黃志云為鴟鵂身蹄駱色蒼翠頭八九尺張翅丈餘
食大麥卵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沒擣之以
大如薤

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眩或正義曰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魏略云

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皆在崑崙之弱水

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

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

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

西王母既在安息長安者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

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

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與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

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
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
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
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
風用二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

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賓
國南二千七百里于賓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
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
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媽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
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
善賈氏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
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賣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餘廣曰身或作訖又作訖。索隱曰身音訖毒音
焉孟東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湖也。正義曰一
身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
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備浮圖道不殺伐
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瑤瑁金銀鐵錫鈹西與大共通有
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
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
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

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背彫文刻鏤
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
天地之中也洋署經云臨兒國王生隱署太子父曰者
頑邪母曰莫邪署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赤如
銀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
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
水暖一龍水冰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喚
琉璃上有太子脚跡日在生處名底迦堵舍在舍衛國
南四里是長著須達所加之又有阿輸迦堵舍夫入所攀生
太子樹地結地志云沙熱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
萬里即波斯國王浚越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或有
抵樹給孤園以云天竺國有東南西北中次天竺一國
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蜀北二十一天竺在
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
末達山亦名崑崙山出水一名成色利水一名恒伽阿
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
民多養鵝歲四熟留役賧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
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
滿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足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
佛上天育拂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

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
悅依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頤
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
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
有石室耆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
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
上山四望見福田驪畔因制七條案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審曰臣在大夏時見
叩竹杖蜀布正義曰叩都叩山出此竹因名叩竹問曰
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
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
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以毒慶之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
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

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傳曰徑疾也或曰

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

月氏康居之屬其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

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

德偏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

正義曰犍其連犍為郡今我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

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冉出徙徐廣曰蜀漢嘉州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

州也有徙縣正義曰徙州向州等州徙之地在戎皆各行

北也出印夷正義曰印夷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

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蜀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條縣

蜀越舊音脈案南越破後然條侯作豫都為沈黎郡又
有定豫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寧州也。按白菡羌
也皆在戎南方閉舊昆明。正義曰舊州及南昆明
州西北也。

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

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餘廣曰一作城。正義

其西南滇越越越則通號而蜀賈發出物者或至焉於

越細分而有焉滇等名也。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

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

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

為博望侯。案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類。取其

也。正義曰地理。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

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
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
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
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
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
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
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
曰漢書父名難曉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蜚其上徐廣
蘇為大月氏所殺曰讀嚙與街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街之狼往乳
史記亦作嚙字索隱曰嚙音街蜚亦飛字
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

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
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
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
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
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
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
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
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譙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
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
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焉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

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劬奴日久矣且文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

恐大祿殺岑聚卒岑聚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
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摠取羈屬昆莫亦以此
不敢專約於羈羈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
夏安息身毒于真犂朶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羈還
羈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
廣大羈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旣見
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羈所
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
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
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地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

質於外國

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諡信故後便稱其意以諭外國李奇曰質信也

外國

由此信之自博望侯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

之及漢使烏孫若

徐廣曰漢書作若若意義亦反也

出其南抵大宛大

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

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

子發書易

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

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

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徐廣曰初屬金城

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

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

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
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
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
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
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柏始昌

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

索隱曰初郡謂越雋牂牁等郡也謂之初者後

世曰漢而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

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

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

徐廣曰元封二年斬

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

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
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
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
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
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今贖後求使使端無窮而輕
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
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負人子私
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
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度
澤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侵易

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

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

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

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

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

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

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

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為中郎將

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

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於是酒泉列亭鄣

至玉門矣

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

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

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

漢書曰江都王建女

往妻烏孫烏孫王昆

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

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

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

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

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

幻口中火自燒自解小類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及宛西小

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燕之屬皆隨漢使獻見

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

石采來

贊曰漢使采取持將來至漢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

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

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

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

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

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其盛益

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

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

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
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
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
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
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
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
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
皆深眼多鬚鬚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
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

徐廣曰多作
錢字又或作

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

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

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言曰宛有善馬

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

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

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

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

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沒而數敗也裴短西域記

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八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

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

骸骨及馳馬糞為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

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

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

數有死亡蓋懸懸懸也

草又且徃徃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輦來而
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
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忘言如淳曰推金
罵詈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
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
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
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
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
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
人以徃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

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

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

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

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

是歲太初元年

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

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

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

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

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

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

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

兵益發而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

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

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匈奴為浞野公卿及

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

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

頭易苦漢使矣

晉灼曰易

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

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燉煌者六萬人員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

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

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

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

徐廣曰空一作亢以水蕩敗其城

也言空者令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至居延

休屠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

七科適

正義曰音適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買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母有

藉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

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

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

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至俞頭俞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

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

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
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
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
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
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
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
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
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
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
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

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
矢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
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爲
昧察以爲宛王索隱曰昧察大宛將
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
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
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
軍王申生去大雷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
肯出窺知申生雷曰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

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

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

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

將故謂二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

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

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

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

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代宛也

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

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
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
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
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毋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
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
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有百餘人千石以
下千餘人舊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舊以適過行
者皆絀其勞徐廣曰舊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勞
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士卒賜直四
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而舊行者齊賞也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

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使我國遇害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

徐廣曰一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本無置字

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御

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
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
索隱曰惡音鳥為於何也雖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干
大夏于寘於河見河出崑崙乎謂焉本紀及山海經為
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
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焉尚書導洛自
熊耳然其實出於熊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
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寘又東流至積石始
入中國則山海經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
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
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依放勳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

大宛之迹

元因博望

始究河源

旋窺海上

條枝西入

天馬內向

葱嶺無塵

鹽池息浪

曠哉絕域

往往亭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或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

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以儒謂細碎苛法亂政

而俠以武

犯禁二者皆譏

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激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等其

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等其

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

索隱曰索春秋臣

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

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墜

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

索隱曰行音下孟反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

憲終身空室蓬戶

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

濕獨坐而歌也

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

索隱曰厭飽也於飽反

四百餘

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變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黃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云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

德索隱曰已音以勸音享受也言已故伯夷醜周餓死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跼蹐暴矣其徒誦義無

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也竊國者侯侯

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士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輕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

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

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齊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

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

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

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

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

驟得而聞已近世延陵

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

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孟嘗春申平原信陵

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

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

曰施音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掛擯不載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口扞即捍也違扞當代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

名不虛立士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
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
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今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
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棄不過餉牛徐廣曰音

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

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

布音古豆反案六牛當乾所購

我朱家以市兒鉗為數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不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齊南陽氏索隱曰南音開案為郢都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姓周名庸亦以豪聞

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

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邠字邠川有邠縣南越傳曰邠壯士韓

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邠陝音如丹反

鄭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

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

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

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索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

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

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為快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箸於

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

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時也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

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

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

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

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

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

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

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

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

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更二千是為踐更也貧者欲得額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額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音朔數類也謂頻免快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之也又音色主反

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

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

索隱曰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

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

解乃謂仇家

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

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

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

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

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

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

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

欲為解迎亡又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索隱曰

者而藏之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

滿三百萬已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

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

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
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

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

徐廣曰屬馮翊

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

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

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

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

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

赦前軼有儒生待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

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

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出

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

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

長安樊仲子髡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

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臨淮

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

陽蓋具州歷亭縣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

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西道諸杜南道

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

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

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

游俠豪倨

籍籍有聲

權行州里

力折公卿

朱家脫季

劇孟定傾

急人之難

免讎於更

偉哉翁伯

人貌榮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遇固無虛

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

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其暴猛抗直也然籍儒以佞

幸孝惠時有閼孺正義曰籍閼皆小也此兩人非有才能徒

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

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故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鷄鵲具帶

漢書音義曰鷄鵲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鷄鵲鷄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鵲

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傳脂粉索隱曰化

蒼云鷄鵲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帝陵邑正義曰惠孝文時中寵臣

因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

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

素隱曰案漢書作趙謬此北云同者選太史公父名也

宮伯子

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官者也

北宮伯子以愛人

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

徐廣曰後屬犍為

以濯船為黃頭郎

徐廣曰著

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濯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荏於船頭因以名其即曰黃

頭即。索隱曰濯音掉遲教反

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

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襞

徐廣曰一無此字。素隱曰襞音篤襞衫襦之橫者帶

後穿覺帶之漸臺

素隱曰竟音教。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

宮西有蒼池池中有前臺堊堊死於此臺

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

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

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

曰言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

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

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

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

經縣北二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自鑄錢鄧氏錢正義

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正義曰嚴

蕭云文字作兩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同漢四錄文鄧通常

為帝喏吮之索隱曰喏音仕格反吮音仕亮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

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

帝使噉癰^七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為帝噉吮之
心熱^七以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
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
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
帝好也○索隱曰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
案即館陶公主也^{有物吏輒沒入以充}
贖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
也^{公主令人}
假與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寄死
衣食^{錢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
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寵最過庸不乃其篤^{案漢書}
仁怨^{憐人加耳案仁字文}
口案^{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其篤^{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

韓王孫嬀索隱曰音倭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嬀者弓高侯孽孫也

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願當也

今上為膠東王時

嬀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嬀嬀善騎射善

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嬀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

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嬀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

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

嬀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

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嬀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

后泣叩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嬀

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

太后由此諫嬀

徐廣曰諫讀與衛同漢書作衛字

嬀侍上出入永巷不

禁以茲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嫗死上為誦

能得嫗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倭幸

索隱曰說音院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

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

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

年善承意弦次初詩

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

其女弟亦幸有子男

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

嫣也

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

久之復與中人亂

徐廣曰日一云坐弟

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施則

李與中人亂

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發臣大底外戚之家
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
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
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

傳稱令色

詩刺巧言

冠鷄入侍

傳粉承恩

黃頭賜蜀

宦者同軒

新聲都尉

挾彈王孫

泣魚竊駕

著論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滑稽同也。以言辭捷之人言其若足。辭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矣，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稀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鴆夷滑稽，腹大如壺，盡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謂如字，音計也。以言諧語也。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

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溥于荒考

之贅婿也。索隱曰：贅音若，鬼反。贅婿，女之也。此以子知人疣也。

之物長不病七尺滑稽多辟數使諸侯未嘗屈齊威

王之時喜隱

索隱曰喜言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

好為淫樂長夜之

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

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

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

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

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

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

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索隱曰索絕索斷訓

盡言于髮，髮，盡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盡也。

王曰：先生少之乎？髮曰：何敢。

王曰：笑豈有說乎？髮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

田者。索隱曰：索謂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痛穰。

徐廣曰：穰，龍也。索隱曰：穰，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

古字少耳。言豐年收穰易可。痛，穰龍也。正義曰：穰音

接，穰音溝。龍也。既樓謂高。汗邪，痛車也。司馬彪曰：汗邪，下

地狹小之區，得痛穰龍也。五穀蕃熟，穰穰痛家臣見其所

即下田之中有新可痛。車。正義曰：汗音烏。

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

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髮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

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

後宮，召髮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

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

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

嚴客髡希鞬鞠臆

徐廣曰希收衣裏也臆於也鞬臂捍也音溝鞠曲也臆音其紀反又與器

同謂小也。索隱曰希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

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

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

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

手無罰目眊不禁

徐廣曰眊吐醜反直視兒。索隱曰眊音與眊同謂直視也丑醜反音丑

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一麥

案園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然則曰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篇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

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

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

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

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

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為臚卿也宗室

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案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孟亦同病其字耳優孟在楚

病在素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案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

大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
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
為槨梗楓椽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系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梗類綿
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
其後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之矣廟食太牢
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賤人而貴馬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

畜養之以糠藿為椽

索隱曰皇覽

小說此

銅歷為棺

索隱

曰歷即金蘭也齊以薑棗

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

引內則云

而鹽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脇

索隱

之也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

父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

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

之索隱曰索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无即為孫叔

教衣冠抵掌談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歲

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
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
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
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
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
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食鄙
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
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
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

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

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夷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一卅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

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

正義曰

御覽大呼曰

陸楮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
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陸楮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優旃
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
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
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陰至於是
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
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案隱曰縣名侯乳母姓也常養帝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母姓也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脯殮

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
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
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
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頻人車馬奪
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
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
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
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
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譙譖之者

東隱曰
謂武帝

問謫譜列

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

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

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與地志

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

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

外家非止經史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

傳記雜說之書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

衣微官天下上事及閣下凡所微召皆悉領之殊大百

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

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

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
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
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
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今朔在
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
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
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
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
白司馬彪云謂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
無水而沈之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

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議論

共難之

索隱曰案謂朝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

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

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

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
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
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時侍郎乎
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
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
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

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祭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曰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又櫺音歷重櫺欄楯之下有重櫺其狀似櫟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

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

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

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

遠方當來歸我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

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

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

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

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竊

東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

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

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

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

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

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

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

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又待詔公

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

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
視之其上履也其發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
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
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
曰東郭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東郭先生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
也當其貧困時人莫肯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
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
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
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
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

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

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見

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法亂也

出邑門道飛其鵠

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

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云吾欲刺腹絞

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

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以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

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

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守龔遂非武帝時

此諸先生
記謬耳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
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
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
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
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
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
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今
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
異并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
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

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全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正義曰今相州縣也

豹往到鄴會長老

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

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

氏名夷於河中而死遂爲河伯娶婦也

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

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所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
萬爲河伯娶婦與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
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
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
他礼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蹄厚繒也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
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蓆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
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伯取
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
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
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特願三老巫祝

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
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耆長者里父老皆會
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
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
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
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
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
中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
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
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

事煩三老為之白之復設三老河中西門豹鑿畢磬折

正義曰魯筆謂以千數晉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

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虛上晉側似也鄉河立待良久

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悉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

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

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

吏須吏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

矣邾吏民大驚悉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

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

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邾令有令名至文侯卑系襄王與羣臣飲祝

滑稽

曰今爲臣嘗非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文之
在西也以西門豹獨二百畝是以惡也漳水在其西
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者務未之盡何
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觀鄴以富漳鄉之
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
溉其前史起濯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
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
患苦我然首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
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
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
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
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
門豹爲鄴令之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

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稽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
成說也清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勝歎之
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不見斯政
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勝歎之其德優劣與
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

滑稽鳴夷

如脂如韋

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

淳于索絕

趙國興師

楚優拒相

寢丘獲祠

偉哉方朔

三章紀之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